

王芷雲的人生馬拉松

艾莉

人生是一場長長的馬拉松，她只知道要一直往前跑，無論路途上有什麼，她都會克服難關，直到抵達終點。



十二月的清晨寒冷，她莫名地醒了，或許是雙人床上只有她一人的緣故。

她披上睡袍，行過書房，看到歡樂室門縫透出的光，她駐足。

歡樂室。

原本是會客室，武文穎婚前拿來當密會政商人士，抽菸喝酒協商交際的處所，婚後——雙胞胎出生後，重新裝潢粉刷改為育兒室，雙胞胎長大後，有一天，他笑著對一雙兒女說，這是歡樂室，是他們親子三人的遊樂間，他帶孩子畫畫、玩科學實驗、陪孩子念書的地方。

她攏緊睡袍，輕輕敲門，沒回應，她也不預期有，武文穎專注起來，其他的什麼全聽不見看不到。

她轉開門把，推門而入，看到戴著老花眼鏡的武文穎，坐在邊角的圓桌後，就著一盞檯燈，拿著針在縫縫補補。

她走近，那是布偶之類的東西，縫得甚醜，線都歪斜扭曲。

「武總？」

武文穎沒抬頭，似乎被驚擾，針斜一刺，指冒出血珠，他就口吮掉，又繼續縫補。

「武總，要不要我來？」

他仰起頭看了她一眼。「啊，芷雲。」

答非所問，所以他現在滿腦子只有針線和被縫補的黃色玩偶。

「這是大悟的作業？」

武文穎低頭縫著尾巴，她猜布偶應該是隻狗。「昨晚大悟縫到生氣，就丟到一邊。」語氣裡有笑意。

她看到圓桌上一個縫得整齊漂亮的白色兔子，應該是姍姍的成品，女兒自然手巧得多。

「武總，要不要我來？」

「妳縫得太好也不行，」武文穎抬頭，瞥了她一眼，笑。「去睡吧，芷雲。」

堂堂百年望族世家、武豐集團總裁武文穎，一雙兒女出生後，幾近退休不管事，致力成為最棒的爸爸，整天只顧著雙胞胎的衣食玩樂與教育，甚至親力親為，比方縫布偶，她不用猜也知道，縫完布偶後的他會做親子早餐，再拿著接手縫好的狗布偶對大悟說，「看！連爸爸都做得到哦！所以不要輕易放棄唷！」那樣的話。

她看著那雙大手在黃色絨毛布上針來線去，看了幾秒，悄聲退開，回房，試圖再次入睡。

昏沉間，她隱約聽到砰的聲響，而後又一片沉寂，一時沒在意，好一會，

寒意襲來，她將被子裹得更緊之際，卻有股什麼念頭，讓她睜開眼。

她看著窗外陰沉的天，日出前是最冷的時候，她昨天看氣象預報，預警清晨會有最低溫。

她起身，再次套上、攏緊睡袍，抓了床上那件大的，再次步往歡樂室。

她敲門，沒費事等有無回應，直接開門，看到武文穎躺在地上，拋下手中的睡袍，急步到他身邊。

「武總?!」她扶起他的頭。

他的臉色發白、氣息不順、喃喃。「我、剛摔倒了，現在好多了。」

她輕輕將他放下，快步走到書桌邊拿起電話打一一九、又撥內線叫醒管家。

那是十來分鐘的等待，救護車抵達，將武文穎送上擔架床，隨行救護人員問病史與用藥，她回了，沒特別病史、沒特別用藥，武文穎低聲附和著，「只有一點胃痛毛病。」

她看著被驚醒的雙胞胎傻愣愣站在門邊，囑咐他們乖乖在家，自己跟上救護車。

「芷雲……」他的手握來。「明……」

他話沒說完，救護人員塞了什麼到他口中，解釋那是什麼她沒聽清，她看著他，他雙眼睜著，蓄滿淚，眼淚自他眼角滑下來。

她撫去他的淚水。

武文穎再也沒有醒過來，當日晚間驟逝，死因心肌梗塞，得年五十一歲。

……

她無意識地扣攏黑色套裝，儘管釦子已扣得緊緊。或許是太緊了。這黑色套裝她上次穿是什麼時候？一年前參加某個銀行家的告別式？才一年，又變緊了，她怎麼沒想到要買套新的？

等候家屬答禮儀式前，她看著站在一旁的雙胞胎，姍姍呆立著，目光持續瞧著武文穎的遺照；大悟咬著唇滿臉怒氣但淚積在眼眶。

「定揚。」她轉頭，低聲喚著。

兩步外的特助許定揚湊近。「總經理。」

「幫雙胞胎找家教。」

「好的，夫人。哪一科？」

「每一科。」

「每一科？包括副科？」

「每一科。包括副科。」

她可以的。媒體說，她現在是全台灣最有錢的女人，領導龐大的武豐集團，是全台灣最年輕、最有權勢的女強人。

她可以的。她的時間被排得滿滿的，一直往前跑，不需喘息地往前跑，一直往前跑就是最好的人生動能。

她可以。她的雙胞胎也可以。

他們是武文穎最引以為傲的一雙兒女，他們一定也可以。

……

王芷雲在武豐集團總經理辦公室忙碌著。

總經理那大大的辦公桌上躺了一束廿四朵的香檳玫瑰，是她稍早簽收的，受贈者拒收，被退回這裡。

她替室內盆栽澆水、擦拭葉面上的塵埃，查看地毯上有無髒汙，跟著開始擦桌椅、雕塑、畫框、窗框。

依規定，這裡不由清潔人員打掃，想是涉及機密文件、珍貴藝術品，上頭不希望有閒雜人等進出。

反正總經理室配有足夠的員工。特助一個、秘書一個、助理三個，用助理來打小小的雜不為過，她就是那個最菜的、最新到職的助理。

腳步聲傳來，定在門邊，男人朝門外喊著。

「那個——誰！是妳嗎？負責訂花的？對就是妳！過來！」

她的老闆，武文穎，叫每個人都像在叫狗。

她微微回過身，看到另一個助理被喚進來，罰站在桌前。

「卡片的内容是妳讓花店寫的？」武文穎指著桌上的花，拿起花束裡的卡片。

「是。」女助理回。

「夜裡相思，茶飯不思，想妳。」武文穎哼了一聲，將卡片扔回花束裡。

「我看起來像茶飯不思嗎？」

女助理低下頭。

武文穎輕嘆。「送花似乎太老套，加上這些文謏譎的字眼，難怪不入她的眼。」

其實不只這個，她收過很多退回來的東西，雖然不知内容物，但提袋、包

裝都是知名品牌。

武文穎揮揮手，趕走罰站的女助理。

她將窗框擦好，提起一旁的水桶，慢慢地繞過最外圍的沙發外側，打算悄悄消失。

即將抵達門邊——

「那個——妳！」

她立定，轉正身子。

「妳幾歲？」

「報告武總，二十三歲。」她是最菜的助理、也是整個辦公室最年輕的。

「跟她一樣。」武文穎搔搔下巴。「妳們女孩子喜歡什麼？」

問她？

或許……富有限制了他的經驗值？

「用心？被了解？」她平鋪直述的語調讓問句不像問句。

武文穎理解力高超，逕自沉思著，又說：「她喜歡打網球，看來我得去宋家的俱樂部打網球了。」

她提著水桶，想著，或許她得告退了，以免聽到總經理繼續洩漏心事？

「妳有沒有什麼意見？」

她一愣。「武總想要哪方面的意見？」

「比方說和她打球的話，讓她贏還是輸？」

她望著眼前的天之驕子，熊一般高壯的男人問她這種問題？

「報告武總，如果她的球技好，常常贏，您就一定要打贏她；如果她總是輸的，您自然要讓她贏一下。」

武文穎贊同的嗯了一聲，她看著思量中的男人，腳步後退，見對方沒特別反應，便緩緩退出辦公室。

好一陣子，熊一般的男人的追求似乎頗為順利，細節她不清楚，但至少她沒再簽收過退回來的鮮花或禮物。

她常常是辦公室最晚下班的人，她的工作包括整理會議紀錄。祕書偷懶，總是把寫得潦草的會議紀錄丟給她重謄、寫在正式的會議格式文件上，要她隔日一早提交。

那個夜裡，她努力研究潦草的字跡，小心翼翼地一字一字謄寫著，熊一般的男人踏進辦公室，沒瞧她，她抬頭看了他的背影一眼後，又繼續忙碌。

「那個——妳！」

嗯？她放下筆，轉頭望。

武文穎站在門邊。「對！就是妳！」

她不介意她老闆不記得她名字。事實上，整個辦公室，他只記得特助的名字，連年資已五年的祕書，他還是「那個妳」這樣喊著。

她起身，走到辦公室門邊，看到他已經坐在辦公桌後，向她揮揮手。

「坐。」他指著他對桌那張椅子。

她走向那張椅子。

這張骨董牛皮扶手椅有著實木五爪椅腳，座椅還可以旋轉，她下午簽收

的，發票上的金額顯示這張椅子的價格是她月薪的十倍。

她在老闆的注視下，攏好窄裙，坐下。

「……」才坐下，她便無言極了。

她整個屁股陷入座椅裡，椅子又微晃轉著，她完全無法挺直身體，除非她將整個身軀攤往椅背，當個沙發馬鈴薯。

「好坐嗎？」武文穎問，神色認真。

她忍住面部的抽搐，努力將腳踏穩固定，雙手抓緊扶手、坐直身子。

「報告武總，此情此景，我很難說好坐。」

他笑了，他竟然笑了。「很好。」又滿意的點點頭。

「……」

「以後武青山來，妳就特別準備這張椅子讓他坐。」

武青山是他堂叔，據八卦，他很討厭這個掌管財務的堂叔，每每他堂叔來見，都是長長的說教時間。

聽到他這話，思量到他的小伎倆，她莫名地覺得有趣。

他沒有再說什麼，逕自又搔搔下巴，開始看桌面上的卷宗，於是她努力穩住平衡、起身，悄悄退出辦公室。

那兩年，身為小助理的她，多半就是打雜，老闆、特助、秘書交辦什麼她就做什麼，沒什麼特別的，只除了那個武青山的來見，她得預先將武文穎辦公室裡那張靠窗的古董椅挪至辦公桌前。

她曾在替換茶水之際，看到武文穎整個人癱在古董椅上小憩。

而自從那張古董椅被用來伺候武青山後，她總會不自主的計時，長長的說教時間果然因此縮減到只剩四分之一，為此，她不禁想笑。

還有，幾個部門經理因著緊急議題，不約而同跑到他辦公室七嘴八舌報告著，她在辦公室外頭探著，才想著是否要添茶水，但——

「你們可以坐下嗎？我一直抬頭頭很痠。」武文穎打斷他們。

於是她趕緊張羅多餘的椅子。

她是小螺絲釘，所處的位置一點都不重要，工作內容也只是處理雜事，但她不介意，任何事交給她，她都會努力做好。

那天，在武青山被榮退的歡送會上，場景好不熱鬧，總部頂樓的大會議室擠滿各部會主管和相關企業業主，她穿梭來回，幫忙處理瑣事，就在那時，她看到武青山那年輕的兒子一手抓著吃蛋糕，隨後又蹭過去和武文穎打招呼。

「堂哥，你好啊！」十來歲的少年滿臉笑，伸出手。

武文穎轉過身，挑起一邊眉毛，卻也沒猶豫，直接伸手回握。

那是少年的惡作劇，當下她看到武文穎甩開手，瞪著堂弟。

她走近，輕聲喊了武總，遞過手帕。

武文穎的目光只緊鎖自己堂弟，他左臂一伸，搭上堂弟的肩膀，滿臉友愛親和。

「連我都敢搗蛋，」他聲音極輕。「再有下次，我連你老爸的股份都收

回，讓你沒得當少爺，明白了嗎？」

少年臉色發青，猛地點點頭，武文穎順勢用沾滿奶油的右手拍拍堂弟的臉，才放開緊箍堂弟的左臂。

少年撫著臉快速逃逸，這時武文穎右手伸向她的方位，她愣了一下，連忙遞上手帕，他擦了擦手，又將手帕朝她方位送，她只好接過。

從頭到尾，武文穎都沒有瞥她一眼，隨後又去和前來致意的相關企業業主招呼。

想是因為這個小插曲，讓她隔日被升任為秘書，開始跟在武文穎身邊處理雜事。

她幫他確認行程、準備所需的換洗衣物以防不時之需，還有跑腿購買雜物，開會做紀錄，他出門洽公她就跟在一旁、他參加商宴她就隨時伴在左右。

他的特助許定揚負責重要的大事，比方合約內容、合作案、建案、匯率等等等等，她則一樣是打雜的，只是換成隨時拿著重重公事包的兼任保母。

她很快上手，原本就重謄會議紀錄兩年，對於各部會的動態、各主管會有的發言早已熟悉，差別只在親身參與。

她人微言輕，是以她只聽不說，安安靜靜地在各大人物間穿梭，不僅是跟隨武文穎和許定揚來回各部門、各事業體，更一道出席各種商宴聚會。

「那個……益盛的董事，叫什麼名字來著？」

一個五十幾歲的男人伴著美婦走來，武文穎低聲問。

跟在武文穎身邊之後，她才知道他懶得記名字和臉，通常多用對方的功能和職銜、背景記憶，除非是重要的人，才有幸獲取他的注意力。

「陳永成。」許定揚悄聲回。

武文穎點點頭，臉上露出客套的笑，又問。「那個女人是？」

眼看人就要來到面前，沒聽到許定揚的回答，她瞥了對方一眼，發現對方

面露尷尬。

「是陳永成的三房，大家都稱她葉小姐。」她小聲補充。

武文穎面向來人，滿臉笑，伸手招呼著。「陳董、葉小姐，近來可好？」

她暗暗吁了口氣。

那樣的情況漸成常態，武文穎應酬時，許定揚陪著喝酒擋酒，她坐在鄰近，記憶各種看來微不足道的細節，久而久之，哪一號政治大佬抽什麼煙或雪茄，她就從公事包撈出對方喜好，悄悄遞給武文穎；哪一個商界領袖喜歡什麼料理，她就訂好對應的知名餐廳、交代重點菜色。

「那兩個是誰？我好像看過。」武文穎看了眼對角的兩個男人，問。

那是一場中型商宴，不甚重要，武文穎會出席，純粹是因為宋家兄妹——他的好友以及他在追求的女人——也出席的緣故。

「四維羅家的。」許定揚小聲說著。

武文穎點點頭，記起來了。「海運和飯店的那個四維。」

「羅台生和他兒子羅治賢。」許定揚補充。

想是認為不重要，武文穎目光轉向門口，不再理會那兩人。

她看向四維父子，老的那個目光炯炯，看起來是個野心家；年輕的那個俊美無比、舉手投足風采不下男明星，但他只淡然地掃向四周，似乎是看到認識的人，才勾起嘴角，揚起手揮著。

她看到場上幾個婦人、小姐，視線對準羅治賢。她微微側頭，瞥了眼正在和友人談笑的武文穎，開始若無其事、讓自己盡可能融入其間又不著痕跡的晃來晃去。

四維，新崛起，土地發跡致富，攀上政治李家那條線，進軍航空業，小伙子很俊呢，剛留英回來，不少新富家族搶著做媒，與益盛金融友好，羅家老的那個雙面人啦要小心，噓噓……聽說那個宋小姐很關注這羅家小伙子……不是吧，我聽說武宋家族打算聯姻……

她穿著靠職務加給買來的小禮服，在會場繞著，繞了一圈又一圈，慢慢移步著，假裝吃點心、倒水、進化妝室，對一些政商人士露出微笑。

宋家兄妹到場時，她看到武文穎很快地中止原本的對話，走向宋家兄妹三人。

那是她第一次看到宋家小姐，姿態優雅、面容秀美，果然會讓武文穎追求數年的女子，舉手投足都是大家閨秀風範。

但……她仔細觀察到，正如傳言，宋家小姐的目光總是追隨羅治賢的身影，而她老闆卻沒注意到這個細節。

輕敵？

粗枝大葉？

這種事她要跟老闆報告嗎？

要怎麼報告？

她趁著武文穎跟在宋家兄妹身邊、與宋家兄弟交談的空檔，低調地靠往羅治賢那端。

羅治賢並沒有隨他父親四處熱絡交關，而是跟著那個姓李的政界人士，與一些看來低調的人物，低聲交換政策面與發展方向的細節。

甚至，她也發現，羅治賢並沒有理會宋家小姐的注目禮。

嗯。所以她老闆沒有輕敵，畢竟對方不是情敵。

才從思緒中回神，她故作不經意的打量，恰好對上羅治賢的視線，她很快掛上禮貌的微笑，對方眼微眯，瞥了她一眼後，又回頭和姓李的低聲交談。

她微轉身，在人群中找尋武文穎的身影，看到門的一側，角落邊，宋小姐雙臂交握於胸前，武文穎似乎殷切詢問著什麼，但她只掛著淡淡的笑，彷彿這樣就能打發武文穎。

而後，宋小姐的目光巡弋著，看似向她望來，不多久，她馬上理解，宋小姐是在看她身後的羅治賢。

嗯……她再次想著，這種事她要跟老闆報告嗎？

要怎麼報告？

她最後決定不報告這種事。

她覺得那不是工作，武文穎追求誰、心儀誰、鍾意誰，不是她該注意關切的範圍。

沒多久，消息傳來，宋家小姐選了四維的羅治賢，羅宋家族聯姻。

武文穎連著好幾天眉頭深鎖，只要她和許定揚蒐集所有關於四維的資料。

不久，武文穎在商場上掀起腥風血雨，長達數年毫無二心的追愛，變成全面擊殺的黑色復仇。原來商場上，可以因為任何理由合作破裂、決絕，可以招數用盡，只要不賠就是贏。

在長時間加班，努力研究男人此刻在乎的重點後，她主動蒐集羅家、宋家任何相關的情報並回報。男人的愛恨情仇彷彿五顏六色的墨水，點點滴滴日日夜夜不著痕跡地暈開，無形的渲染了她，也無形地教會了她，人在商場上可以

多狠。

自損五千傷敵一萬，勝者仍是勝利的，輸家卻得花數倍精力求援、復原，甚至可能一蹶不振，從此再起不能。

她賣命的程度簡直像是他的分身，徹底執行他的意志與恨意，因而進一步成為特助。

「——那是什麼？」

他睨著她手上的運動背心和短褲。

她看了眼手上的衣服。「明天早上六點，你要出席武豐盃路跑，當開跑者。」

「我們為什麼要辦路跑？」

她看到他的嘴角微微抽搐。

武文穎算是半個工作狂，唯一喜好的運動是拳擊，若說有什麼其他興趣，頂多看看相撲、摔角或美式足球轉播。

有些事，他只決定大方向，方向對了他就批，細節不過問，此案即為例。

「四維每年都辦四維盃，推廣全民運動，優勝者第一名可以獲得電視機、第二到六名可以免費入住四維大飯店，我們要搶走他們的生意、人氣、良好的企業形象，所以武豐的路跑盃特地選在同一天，獎品更優，吸引更多的民眾，最好讓四維盃的參與者只有小貓兩三隻。」她背出會議決議內容。

「……」他難得無言。

「羅台生每年都會親自開跑……代表公司形象，正面、清新、健康。」

他搔搔頭，一副想死的表情，仍是站起身接過衣服，當場就開始脫襯衫、脫西裝褲試穿，她轉過身子，卻由玻璃窗看到他隱約的倒影。

「妳也一起跑。」他說。「明天一早我讓司機去接妳。」

「好的，武總。」

那是好幾年的朝八晚九朝夕相處，他專心致力攻擊四維，每個環節都痛擊敵人，是他專注與樂趣所在。

一切的一切，只因為他愛慕的宋小姐嫁給了四維羅治賢。

只為了一個女人。

宋家終於看不下去，幾次援助親家羅家，幾次打亂了武文穎的封殺計畫。

「武總，這是企劃部彙整的報告，」許定揚呈上文件。「近期這些企劃案，若我們也一併連坐宋家事業體，會有的影響，畢竟我們有些供應商、合作夥伴，不僅和羅家、和宋家亦有往來。」

每每遇到宋家，武文穎就會陷入思考。

他看著文件，搔著下巴。

念及宋家，是心裡還放不下宋家小姐吧？她想。

「芷雲，妳認為呢？」

她遲疑了十來秒，才開口。「宋家會自行做某種程度的止血和切割。」

她研究過宋家兄弟，探知宋家對羅家並不友善，宋家兄弟也不會坐視讓自己的事業體被連坐、牽連太深。

武文穎點點頭，仰頭對許定揚說：「那就照原本預定的那些方案進行」

吧。」

長長的五年裡，武文穎的樂趣都在看著四維焦頭爛額，那是大吃小、強壓弱，好整以暇地看對手勞累奔走、四面楚歌的樂趣。

而後，那天，才交待完工作，年紀剛過三十七的武文穎半癱在古董椅上，看著她，彷彿第一次真正在看她，目光遊走她全身上下，好似她是商品。

「芷雲，妳三十了吧？」

把她的年齡記得那麼清楚做什麼？或許，他會記得，是因為她和宋小姐同齡？「是的，武總。」

「結婚了嗎？」

「報告武總，沒有。」

「有沒有對象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自從進入武豐後，她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，下班後就只是窩在租來的小套房，連洗衣服都要找時間。

「想不想結婚？」

「……」她遲疑，而後聳聳肩。

「那就跟我結婚吧。」

她愣怔看著男人，熊一般高壯的身材，瀟灑的五官，不能稱為俊美，卻是十足十陽剛，加上望族豪門背景與集團負責人身份，這應該是沒有女人會拒絕的提議。

「好的，武總。」

他的神情好像篤定她不會拒絕，是認為她忠心耿耿連婚姻大事也不例外？還是覺得嫁入豪門望族不可能有人會說不？

就見他點了點頭，撐直身子，拉開抽屜，自裡頭拿出一個小提袋，直起身，看著她。

「戒圍不合的話可以改。」他沒費事拿出裡面的東西，就遞給她。

「好的，武總。」她點點頭，接過。

當晚，她洗過澡，想著稍早前那奇妙的被求婚，於是拿起放在門邊的提袋。

提袋裡面有兩個絨面戒盒，她輪番打開，一只比較低調的結婚戒、一只高調奢華的訂婚大鑽戒，從設計看得出是同一系列。

她拿著戒盒，躺臥在床上，將雙腿打直靠往牆面抬著，取出其中一只試戴。

她揚起右手，看著無名指上那只要價不菲的訂婚戒，三環環面鑲著碎鑽拱著中央的大鑽石，她不是奢侈品愛好者也不禁看得入迷。

這戒指搞不好比她住的這間小套房還貴。

她將戒指取下，放在一邊，又拿起另一只戴上，低調高雅，只有碎鑽鑲在其間，映襯屬於武夫人的身份又不致顯擺。

……戒圍很合。

儘管原本不是買給她的。

她突然覺得不真實起來。

雖然被這樣求婚，但之後武文穎什麼也沒說，連日期都沒講。

……她側頭看著戒指，腦海閃進一個念頭，這個不理會細節的武文穎，不會連結婚日期都要秘書或是她這個特助排時間吧？

想起武文穎交辦工作的方式，下屬提案、他拍板，之後他就幾乎不管細節、只看成效。

事後證明，果然如此。

一週後的某一天，武文穎像是想起什麼似的，瞥了她一眼，問：「我們什麼時候結婚？」

幸好她有心理準備、也看過行程表了。

「報告武總，若是您傾向公證的話，這週五您有空檔。」

「那就安排一下吧。」

「好的。」她點頭。「另外，若您想要辦簡單的宴客，邀請親戚和密友，下下週六中午雖不是宜嫁娶，但也算諸事皆可，餐廳比較好訂，客人也不需趕場。」

聽到她這樣報告，癱坐著的武文穎微微笑了，雙眼盯著她，也不知道在笑什麼。

「妳決定就好。」他說，想到了什麼，他用雙掌撐直身子，往西裝口袋撈著，打開皮夾，抽出美國運通簽帳卡，遞給她。「需要的花用就用這張付吧。」

她接過。「好的，武總。」

原本她在想，是否需要問蜜月行程，但既然一切由她決定，那就不需要好

了。

她是灰姑娘，飛上枝頭變鳳凰的麻雀裡，最知名的一隻，但她的婚禮卻很簡單、低調。

簡單的公證而後登記，沒有規劃蜜月，只有邀集雙方親友的小小婚宴，席開三桌。

她是拖油瓶，童年時代總獨自一人，那樣的被冷淡被疏離，她早年不能理解，直至敏感的青春期的恍然自己的存在是那樣的尷尬，是以她大學即離家，跟現存的法定家人早已沒多大往來，繼父、母親、兩位繼兄，在婚宴中像亂入的路人甲乙丙丁，侷促不安，深怕自己不得體，臉上卻都掛著莫名的與有榮焉。

宴後，司機送她和武文穎回到武家，穿著禮服的她坐在武文穎的臥室，感覺一切都不太真實，她手心貼著藏青色絲綢床單，那舒服的觸感讓她不禁摸了幾下。

天花板的吊燈被切換成溫暖的黃光，為陽剛的主臥室添了些許柔和。

她這時才真真切切覺悟，自己的人生已換了跑道。

武文穎進房，帶著被敬酒後的酒氣，大步走向床邊沙發落座，扯著領帶，又轉動著脖子頸肩。

「……」她轉身望著他。「武總，我去洗澡。」

他點點頭。

站在浴室裡的全身鏡前，她看著自己，和平常唯一的差別，只有這身白色緞面平口禮服，她連髮髻都是自己梳的、妝也是自己化的。

她脫下禮服、不快不慢地卸了妝、洗頭、洗澡，在大大的浴室裡吹了髮，拿了架上的雅緻睡袍穿上，再回到房內時，發現他已沐浴過，正穿著浴袍坐在床上，一邊翻閱文件。

她坐回床上，見他沒說話，她躺平，拉起被蓋好。

不一會，他熄燈，整室僅亮著門邊的夜燈，她隱約聽見他脫了浴袍，他移動身軀，她感覺他體重造成的凹陷，凹陷靠往她，熱源往她靠來，他的裸身貼緊她，一隻手輕撫著她的腰間，撩開她的睡袍，向上滑行，沿著她的乳畫圈。

她吞了口唾沫。

他的臉湊近，近在她頰邊，開始親著、吻著，她感覺他的手往下探，探入她的腿間，手指觸著摩擦著，他抬起頭，她看到他臉上的不解與些微不耐……與挫敗？

他又俯下身吻她，自小腹到乳房，到她的頸子和耳垂。

唔……她感覺身子開始熱了起來。

他又吻她，舌頭竄進來和她的舌糾纏著，一手又蛇進她的腿間，輕探輕揉，她感覺自己開始濕潤，他看了她一眼，那一眼帶有滿意，而後，他壓上她，在下方調整了什麼，異物撞進她體內，那不適讓她不禁噁了一聲。

他貼在她上方，靜止了好一陣子，或許十秒？二十秒？才開始律動了起來。

她看著他在自己身上動著，那粗獷瀟灑的五官，那閉著的眼，那額間的汗，那喘息，她覺得他像隻——獸，一隻勇猛美麗的獸。

他在她體內獲得滿足，而後翻身一躺，她等了片刻，攏起睡袍，步到浴室，洗掉大腿內側的血跡與他的遺留。

那是日間的公事公辦、夜間的床上行禮如儀，那是儀式，每晚程序相當，名為傳宗接代的儀式。

一日的午間，她偷空到附近的書局，走到兩性專區，翻閱相關書籍。

而後，在床上行禮如儀時，她會按照書中的建議，調整自己的姿勢，或是核心群收縮，她看到他反應著她的反應，在那些時分，她在昏暗的光線裡，感覺他的目光偶爾對著她的臉，但她想，他看到的並不是她。

那是日間持續對對手下狠招，趕盡殺絕。

她陪他出席午餐之約，招呼益盛銀行的董事陳永成。

看著陳董帶著身邊的女人緩緩走來，她湊近他，仰起頭，他下意識地側頭附耳過來。

「武總，陳永成今天帶來的是二房，她喜歡人家叫她陳太太，她很愛唱懷舊老歌，陳董之前幫她辦過音樂義唱會。」她悄聲說。

他「啊」一聲，瞥了她一眼，眼裡有笑意，低聲回著：「我記得那噪音。」

那場午餐，她莫名有點心不在焉，感覺熊一般的男人變得巨大，原本近在他身邊，不覺他手長腳長，現在她全身的感知都能感覺他的存在，他的肘、他的膝，就貼近在身邊。

她聽著武文穎慫恿陳董倒戈，放棄和四維合作，她只掛著禮貌的微笑，偶爾應和話題。

那晚，她感覺自己身體敏感了起來，在他的觸摸下，每一處都輕顫，她在她之上，賣力律動著，喘息著，之後，他盡數傾注在她體內，而後，他將額靠往她的額。

他在她臉頰親了一下，才翻身仰躺。

那樣的日日夜夜，一年後，武家雙胞胎姍姍、大悟誕生。

……

若說武文穎這人有什麼缺點，除了懶得記路人甲的名字，另一個就是，他專注起一件事之後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

全面打壓封殺四維羅治賢，風風雨雨近六年，他可以因為雙胞胎的誕生，就專注當起奶爸來了。

她沒能探得武文穎的內心世界，一開始只覺得莫名其妙。

彷彿就在一瞬間，武文穎從一個癡情總裁變成黑暗復仇者，又變成全心全意照顧一對雙胞胎的快樂奶爸。

她產後十天，適逢春節假期結束，她就開始上班，但這個男人卻開始翹班，幾乎沒踏進武豐一步。

她下了班，走到客房，二樓的娛樂間被他拿來改裝潢，將成為育兒室，在此之前他整天窩在客房顧著雙胞胎，他還找了個護理師當專業顧問，負責指導他照護雙胞胎各項事宜……

武文穎真的是——喜愛一件事、一個人，可以全然排他，再也什麼都不看不理，先是宋家小姐，再來是打壓四維，而後所有注意力都是雙胞胎。

武豐那些才剛開展、開展到一半、快收尾的企劃案、方案怎麼辦呢？

女兒在嬰兒床上熟睡，他正在幫另一床的兒子脫尿布。

「妳決定就好。」針對她的問題，掛著總經理頭銜的男人，換尿布時隨口

回著，跟著又開口，卻是對著兒子輕語：「大悟，你看看你的便便，又多又

臭，你吃太多啦。」

「我們還繼續支持賴家嗎？」她又問。支持賴家立委等於支持勞權，武豐為此得花多少額外成本打造幸福企業形象……

「隨便。」男人拿濕紙巾擦兒子的小屁股，又拿乾毛巾拭乾，才又包上尿布。

奇怪的怒氣泛起。

他一手開打的戰場，現在自己揮揮衣袖瀟灑離開腥風血雨的戰局，轉而享受起當爸爸的樂趣？

「那還要不要針對羅宋家族？」

「啊。」他嘆了一聲，又笑了起來。

她才納悶他的反應，就聞到臭味。

「你這個小兔崽子！」武文穎抱起兒子，輕輕拍了屁股，又對著兒子笑。

「才剛換好尿布，又便便，折騰你老子來著！」

「……」

她看著他重複脫尿布、擦屁股、包尿布。

他幫兒子穿好包衣，安置於嬰兒床上，蓋好被，又瞧了瞧另一床上仍在熟睡的女兒。「噓。」他伸指立於唇前，要她保持安靜。

「……」

「芷雲，」他壓低音量。「該怎麼做，妳跟了我這麼久，一定都知道，妳決定就行了。不過嘛……」他搔搔下巴。「還是別讓那個姓羅的混蛋太好過。」

武文穎一旦做了決定，就是真的下定決心，他這麼告訴她之後，隔天即交代許定揚跑流程，任命她為總經理，他自己改掛總裁，頭銜很大，但不過是幾乎不問公事的虛位。

她坐在武文穎的辦公室，坐在那骨董椅上，左右搖晃著，看著辦公桌發呆。

有人敲敲門板，許定揚走了進來。

癱坐在椅子上的她，一時半刻沒能坐直身子，只好維持一樣的姿勢。

「總經理，這是稍後主管會議的議程與相關資料，重點我都標記好了。」

她注意到這位特助對她稱呼的轉換，原本喚她「王特助」，雙胞胎出生，武文穎開始缺席後，他喚她「夫人」，現在則稱她「總經理」。

儘管……她坐姿欠優，懶懶地。

在那一刻，她覺悟，她現在是武豐集團最高指揮官，整個集團上下，全由她說了算。

「知道了。」她回著。

許定揚躬身致意後便退出，她看著桌面的文件，又看了看辦公室，再搖晃著骨董牛皮椅。

好片刻之後，她才發現，剛剛是她第一次沒有向對方說謝謝。

她不需要。

她將身子陷入骨董椅，閉上眼。

敲門聲又來，助理在門口問著，總經理需要咖啡嗎？

她點點頭，又睜開眼。她不喜歡藍山。那是武文穎喜歡的。「幫我準備卡布奇諾，要加肉桂粉。」

助理回著：好的，總經理。很快退出。

癱在椅子上的她，微笑。

她沒想過她又瞬間切換了跑道，在不同的場域跑著。

她可以的。

她微笑。

中午，她吃的是武文穎讓武家管家送來的補品。

起因是不久前他把雙胞胎送到主臥讓她餵奶，看著她餵奶，突然，他搔搔

下巴，喊著管家。

她在管家抵達前將胸前掩好。

「管家，幫忙找個月嫂，芷雲需要營養。」

她無言地看著武文穎，她都生完三個月了……

那樣的滋補，直到雙胞胎滿八個月斷奶後才停止。

跟著就是長長的她上班朝八晚九、武文穎當全職奶爸的生活。

這樣的她，是武豐集團的實際領導人，但卻是武家裡的外人、路人甲。

她在新跑道上奮力跑著，有時晚下班，雙胞胎已入睡、親手照顧一雙兒女

的武文穎亦已跟著調整作息早睡。

她洗完澡，看著枕邊人，嘆了口氣。

有時，是一種莫名的空虛，彷彿童年時代在家裡被孤立的場景再次上演，

讓她在夜裡翻來覆去。

她開始在午夜裡躲在自己的小書房兼工作室看影集。

她開始在看影集的時候吃零食。

「芷雲，」有時，他似乎才剛睡，感覺床下陷，他睜開眼。「辛苦了。」

辛苦了，他說。

有時，他還沒睡，會靠過來，親著親著抱著抱著，就壓在她身上，撫著她全身，待她熱起後，進入她。

一如男人正常的需要。

雙胞胎漸漸長大，武文穎越來越不像她知道的那個武文穎，他那狂放的稜角已消失無蹤，臉上盡是和善可親的線條，甚至，親子三人會開始向她炫耀一日玩耍遊記、一日料理實驗、一日胡作非為。

那個周六，她加了班，傍晚回家，經過廚房時，不意外地看到他們親子三人那亂七八糟模樣，不是臉上有醬、麵粉，就是頭髮上有麵條。

「芷雲，」他笑著對門邊的她喊。「幫我們拍個照吧，這樣冊冊和大悟以後才會知道，他們是多麼調皮。」

她放下手提包，拿起相機，拍下。

「媽，我們今天跟吳媽學做披薩。」冊冊說。

「爸爸和我們各自做一個，另一個是吳媽做的。」大悟接口。「爸爸說我們得吃自己做的，不管味道會不會像ㄉㄨㄨ。」

「那是因為你亂加東西。」冊冊補充。

「然後爸爸就說，公平起見，這四個披薩讓媽媽先選。」大悟又說。

她看著餐桌上的四個八吋披薩，一個是燻雞蘑菇，看來很正常美味，另外三個看來都像ㄉㄉㄉ，她根本看不出那三個披薩是什麼口味。她工作那麼辛苦，吃ㄉㄉㄉ的哪該是她。

但……

「就每個都切成四份吧。」她說。

雙胞胎笑了出來，武文穎故意擺起臉色，使喚孩子們去拿碟子和刀叉，披薩分食，她先試咬那四種口味各一口，努力吞下難吃的披薩，這二加一、兩小一大搗蛋組，連吳媽的版本都惡搞了，燻雞蘑菇甜得要命，四種口味都是ㄉㄉㄉ。

她無言地吃著，看著打鬧的雙胞胎，還有板起臉命令雙胞胎不可浪費食物的武文穎，大悟把不想吃的噁爛食物堆在武文穎碟子上，姍姍甚至將自己手上的那片塞往父親的嘴。

她……想笑。

堂堂武豐武文穎，在商場上說風是風、要雨得雨，打壓對手狠起來毫不留情，竟被自己的雙胞胎剋得死死地，還樂在其中。

雙胞胎競相胡鬧、責怪對方、武文穎故意懲罰他們惡搞，卻也樂意一道受口腹之苦，還拉她一起加入。

武文穎被塞滿食物，看了她一眼，眼神裡有無奈。

「媽媽也吃不下了。」姍姍說，將她幾乎還剩一半的披薩叉起，疊往武文穎的盤子。

她不禁勾起嘴角。

武文穎嘆了一聲，又睽了她一眼，那眼神裡居然有笑意。

那是浪費食物的胡搞瞎搞，那是近乎七成的可怕披薩都被塞往武文穎的嘴裡、胃裡，那是她記憶中最鮮明的一餐。

那天當晚，她沐浴過後，躺上床，才關了燈，他就靠了過來。

他側貼在她身後。

「芷雲，」他的手探入她的睡衣，捧著她乳房下緣。「妳好像變豐腴了。」

她不自主的縮了一下小腹。

「這樣很好。」他的指滑過她的乳尖、畫圈，在她耳邊輕喃。「我喜歡。」

她的乳頭挺立，她燥熱了起來，不自覺深吸了口氣，溢出類似細微的呻吟。

「我喜歡。」他在她頸側喃喃。

他的喃喃像在對她的毛細孔呼息，竄入她的肌膚，讓她起雞皮疙瘩、讓她輕顫。

這是他第一次在上床時跟她講話。

「芷雲。」那樣的呼喊，讓她幾乎要融化。

他探進她腿內側，發現他想要的，輕聲笑了，隨即拉下她的底褲，也拉下自己的，就從她身後頂了進來，激情地律動著。

那樣看著他們親子三人歡樂，她偶爾早下班被邀請加入當仲裁者；那樣的夜裡溫存，親密交纏與枕邊輕喚，維持了近一年。

而後，那一天，武文穎在那個冬夜，縫著一隻黃色玩偶，倒下，再也沒醒過來，就這樣走了、離開、寫下人生句點。

他的人生被蓋棺論定，天子驕子、情癡、商場狂人、最棒的爸爸，他的形象留存在不同人的記憶中。

而她，還不知道該怎麼幫他劃下句點，他還在她的記憶裡，尚未被她論定。

她偶爾會不禁想著，他最後的伸手來握，最後的語句說著：「芷雲……」

明……」到底是什麼意思。

……

那是漫長的獨跑，漫長的幾近十五年，只有她獨自跑著的人生馬拉松。

她沒有頂尖的經營技巧，她只是蕭規曹隨，她只是比較在意各種微妙的細節，依著武文穎可能會做的決策，跟進而已，或者，在攻擊之際，琢磨出複製跟風又能獲利的訣竅，如此而已。

長長的那麼多年，她在許定揚退休後，培養他的兒子許建彬在她身旁打點，一如她之前跟在武文穎身邊。

終於，到了那一天。

「建彬，」她看著年輕人。「我要降你職，從總裁秘書，降為總經理特助秘書。」

許建彬愣了一秒，而後臉上有理解。「好的，夫人」

大悟陸續趁暑假實習了幾回，現在可以開始準備接班了。

終於，她拎著好久的棒子可以交出了。

或許在武文穎倒下的那一刻，她對商場上的競合就不再那麼有興趣，她只是接力跑著，努力跑著，直到有人可接棒為止。

……

那個清晨，她醒來，或許該說，她沒有真的入睡。

十五年前的夜，她醒來，如果那時她堅持要幫忙縫那個狗布偶就好了；或者至少，她坐在一旁陪他縫那個狗布偶就好了。

她看著窗外陰暗的天，蕭瑟的樹，幾無一人的院子以及院子外那長長的林蔭大道。

她突然有股想要跑的念頭。

她沒有可以跑步的衣服。

她翻出衣櫃底層那件武文穎的純棉長袖T，運動長褲——太長，她捲了捲褲頭拿了皮帶繫好，套上休閒鞋，開始自家門快走，而後慢慢跑了起來。

一開始她感覺肺部燒灼，雙腿沉重，只能用嘴巴呼吸，而後小腹一抽一抽的痛。

她慢慢跑著。

她從不輕言放棄。

過了二十分鐘後，她覺得雙腿輕盈了起來，她感覺著面部的風，清爽冷冽的空氣，她感覺到自由。

她一直跑到她喘不過氣，那一停步，她幾乎軟腳到無法再動一步。

當晚，她雙腿痠疼，隔日，她舉步維艱，踏著高跟鞋的腳每走一步她的肌肉都在叫囂。

但那自由呼喊著她。

她買了運動服、球鞋，在第三日的凌晨四點，再次起身跑著。

那是藉由一次又一次的疼痛，感受到的自由。

她跑的時間越來越長、越跑越遠，她覺得她是自由的，不為什麼，只是跑著，專注感受自己全身肌肉的力量，純粹感受每一口吸吐呼吸與心跳。

她開始跑馬拉松，跑到腳指甲脫落，跑到乳頭摩擦滲血，跑到比她年輕時還要瘦；她四出征戰，各地的馬拉松都報名，她跑到工作室滿滿都是馬拉松的成績獎狀。

她那個頑固的女兒，姍姍，有天發現她跑步，也開始早起陪跑。

早些年的半夜時分，姍姍偶爾會不請自來地，直接推門而入，加入她的午夜影集時光，和她一起吃垃圾食物看喜劇。

她的女兒不交心，卻會固執地堅持某些事情。

個性與眼神像武文穎的姍姍，有一天，找出一張照片，給她和大悟看。

是武文穎和雙胞胎做著料理實驗、糟蹋食材、四個披薩都是ㄉㄨㄩ的那
天，是那張武文穎和雙胞胎臉上、頭髮上有食材渣的照片。

武文穎笑得很開心，雙胞胎也是。

姍姍翻過照片，照片背面有手寫字。

芷雲：謝謝。❤

愛心是女兒畫的，字跡是武文穎的。

……

當夜，她坐在房內，看著那照片的背後，唸著上頭的手寫字。「芷雲：謝謝。」她彷彿聽到武文穎的聲音，說著這四個字。

……

兩天後，入睡前，姍姍拄著拐杖來敲門，來要照片，她頓了一下，自皮包裡拿出。

姍姍勾著嘴角笑，自掛在拐杖旁的紙袋中拿出兩個相框，一個相框裡已經有一模一樣的照片。

「我好不容易找到底片加洗。」姍姍說。

姍姍又拿出一個相框，將父親手寫的字朝玻璃片裝好。

姍姍將兩個放好照片的相框遞給她。

一張框著的是武文穎和雙胞胎、一張框著的是他的手寫字。

姍姍看著她，那雙眸裡的固執和她父親一樣。

「媽，」姍姍頓了一下，微笑。「爸爸看著這張照片的時候，是想著妳哦。」

姍姍拍拍她的手臂後，才悄聲退出房，留她靜靜地看著那兩個相框，那張照片，和那簡短的手寫字。

人生長長的馬拉松，她有時不確定自己為什麼而跑。

看著照片，她想，或許她太晚愛上他；而他，或許，只是還來不及愛上她。

這個短命鬼。

這個該死的短命鬼。

--The End.